

從創作者構思 領悟影片初心

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電影《一樣的天空》以「共融向前」為宣傳口號，從發生在1997年至2022年間的4個香港故事來講述回歸25年來變化發展，看似普通的小人物和就在身邊的人情事，讓人感同身受。坊間也多有評論，但鮮有領悟影片初心的真知灼見。在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，特別是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，製作方就僅僅為了慶祝回歸的應景嗎？筆者深感並不如此，就讓我們從四個故事來細細回味。從創作者的構思來看，2019年和2003年的故事推出了開端和發展，2012年和2022年的故事落筆於文化和種族的融合，你不覺得恰恰契合了香港的狀況嗎？故事使用了借喻的手法，以小人物、小故事和非教條式的講述，讓人在歡笑和淚水中思考、啓迪，可見構思精妙和寓意深遠之處。作為一部近來少見如此敘事風格的港產片，大膽啓用年輕導演陣容，本身都是一種意義。至於片中瑕疵，在所難免，但都遠遠無礙影片的意義，相信年輕導演們通過實踐，將來也定會有愈來愈好的作品奉獻觀眾，也是香港影壇的大幸吧！

作者：雨實



◆朱栢謙(左)飾演周祉君的舅父。



◆張兆輝(右)與胡鴻鈞在電影中飾演父子。



◆《一樣的天空》由石修、米雪、朱鑑然、朱栢謙、車婉婉、周祉君、林德信、姜皓文、胡鴻鈞、張兆輝、莊錫敏等參與演出。



◆林德信在電影中組隊作街頭表演。



◆醒獅活動能展現出堅毅不屈的武術精神。

《一樣的天空》

港式敘事風格 富 意 義

陳翊恆：童年回憶拍成電影

第一個故事《90度角的世界》講述社區義工和從美國回流香港的舅舅幫助自閉青年發揮自我潛能，找到自己發展空間的故事。雖然背景設在1997回歸之年，但片中並沒涉及回歸事件的任何筆墨。

《90度角的世界》導演陳翊恆表示：「去年11月，監製莊生(莊澄)問我有沒有一些香港(上世紀)九十年代的動人故事，我想了一晚後，決定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寫。我在九龍城長大，讀過民生書院及啟思小學，6年班畢業後移民澳洲。最記得每天放學帶着妹妹回家時到九龍城街市旁的士多買冰仔糕，途中經常會被降落的飛機嚇倒。想不到兩個月後就將以上所有的童年回憶拍攝成電影。」

陳導演續說：「雖然我沒有患過自閉症，但小時總係覺得自己跟其他同學仔不一樣，因為我從沒認識過一個同學寫我的志願時是說想當電影導演。我的童年娛樂都圍繞着『金獅』租錄影帶。去到澳洲，考車牌的原因就是為了去戲院和去租DVD，因此很少有跟同學或朋友Social。大學老師跟我說過，要當導演的話，一定要克服你的社交恐懼。21歲那年決定拍自己第一部90分鐘長片作品的時候發現，只要我身邊有一個合適的團隊，社交恐懼就不會再存在。因此每次開新戲都依舊跟同一個團隊合作，就跟《90度角的世界》主人翁仔一樣，在家及庇護工場都有他自己一套規律，拒絕踏出Comfort Zone(舒適區)。入行12年，《一樣的天空》已經是我第10部導演作品，以往一直懂得拍攝血腥暴力題材，這次卻嘗試編寫家庭喜劇，更跟一班全新幕後團隊合作，這個冰仔糕奇遇記可以說是我踏出自己電影生涯Comfort Zone的第一步。」



◆周祉君扮演自閉和強迫症患者十分傳神。



◆陳翊恆導演

侯楚峰：粵劇聯乘流行曲可成功

《梨園薈夢》講述了粵劇與流行音樂共存於香港的故事，顯然借鑒了2012年粵劇界和流行音樂界的大事，但顯然針對香港定位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有感而發，結尾更推出年輕人打開發展空間的對白和鏡頭推向天空的結局。

《梨園薈夢》導演侯楚峰表示今次集合了數個真實故事改編，以及參考了香港2012年粵劇界和流行文化界發生的大事提煉而成；包括全港唯一商業粵劇戲院(新光戲院)關門，粵劇界和政府介入斡旋；油麻地戲院重建，成為粵劇新秀的表演舞台；因為4G的技術普及，進入網絡直播時代，更大的平台附帶busking(街頭藝人)興起，獨立唱作歌手嶄露頭角；中國風流行曲隨即興起，成為主流；更多跨界別合作機會應運而生，雖然是野蠻生長的混沌期，卻為2022年今天香港中外文化百花齊放奠下重要的基石。

侯導演說：「2012年我有深切的感受，正是我入行之年；通訊網絡的發展帶給我拍攝網大(網絡大電影)的機會，而同期和我一起拚搏的朋友中，有些已成為大導演，炙手可熱的歌手、演員。但當中不乏有才之士卻中途放棄了，有些被生活壓迫、有些受到家庭壓力；而我那位真的和故事角色名字同名的朋友『劉宇豪』，正是現實中被生活和家庭壓垮了的音樂人，我為他的才華感到可惜，所以我希望『他』能在電影中得到圓滿，並帶出每個人都有夢想，而追夢背後是多奢侈，流過千滴淚水；希望每個人欣賞有夢想的自己，為『夢想』注入熱血和動力。」

侯導演續指出：「粵劇是香港優良的文化傳統，其實傳承了許多符合當代藝術和審美的元素。粵劇曾是戰後四十至七十年代香港人的唯一娛樂，也是香港影視文化的始祖，也是我對已故親人的美好回憶。百年來，香港曾受過多次的外來文化衝擊，因為香港人的靈活變通，成就了港產片及港樂的繁華盛世，也一度推動着香港經濟。」

「回望自己的成長，一直受到香港本土及中西文化影響；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，能接受中外不同文化，也能傳承傳統文化，儘管曾經歷多次低潮，香港人仍努力不懈；就如粵



◆米雪化了大戲妝，別具韻味。



◆侯楚峰導演

潘梓然：維港紅色帆船觸發靈感

《乘風破浪》很有意思，把時間點放在2003年SARS發生的那一年，一對父子由衝突到融合，劇情並不新鮮，但依然能夠感染到全場觀眾淚滿雙眼。導演的技巧恰到好處。特別在結尾，子承父業伴隨SARS過後，自由行的開放使香港經濟進入更繁榮的階段。不覺告訴我們香港後繼有人，香港的未來愈來愈美好嗎？這裏其實在回應第一個故事交代的結局，可見創作者的獨具匠心。

《乘風破浪》導演潘梓然表示：「在疫情期間，看到新聞說有關行人山士掉下山坡失蹤了的新聞。看了這新聞我感到十分好奇，失蹤人士如果未死，他會做什麼？創作意念就是從這裏開始。起初我設定主角只是一個普通年輕人，但之後想加強香港的元素，想了不同的人背景，直至有一日在尖沙咀海旁，看見紅色帆船在維多利亞港航行，我突然靈機一觸，如果主角就是這船主人的兒子如何呢？我開始慢慢產生這個故事出來。而關於兩代之間的矛盾，雖然不是新鮮事，但自己特別想寫有關『家用』的題材，當中不少情節是自己親身體驗，故此創作時特別有感覺。」



◆胡鴻鈞在電影中曾陷入生死未卜的險境。



◆潘梓然導演

葉正恒：跨種族同路人合作取勝

《獅子橋下》取材於南亞青年立志舞獅表演，最後被舞獅團接納，齊心協力比賽中奪取冠軍的故事。香港的現在和未來，要什麼？電影的含義其實已呼之欲出，寓意的多種族融合象徵着香港國際化的形象，奮發向上的大結局想來也已告訴了一切。相信也是把這個故事放在最後的意義吧。

《獅子橋下》導演葉正恒說：「當時本身正在創作一個關於醒獅的故事，剛好電影公司在尋找一些有關香港文化遺產的故事，我覺得醒獅這主題很適合，於是向電影公司提交了故事。我覺得醒獅展現出堅毅不屈的武術精神，我很想把這精神傳遞出來。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尼泊爾人，不過身份處於一個尷尬位置，他認為自己很熟悉這個地方，但另一方面因為種族問題，又好像不屬於這個地方。選擇這個設定是因為想在戲劇上製造出最大的衝突，一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爾人面對的困難一定比香港人多，尤其在這個逆境。透過這個角色和醒獅精神，想表達只要堅持信念無論環境有多苦，總有一直努力的同路人互相影響，共同合作再次獲得勝利。就像這次電影拍攝，剛好碰上第五波疫情爆發，開拍前兩個月，各演員在疫情陰影下開始接受醒獅訓練，學習上樁下樁及其他動作，雖然過程不容易，但亦慶幸因為演員都做足準備，付出很大努力，所以拍攝時頗為順利。」

◆尼泊爾籍的Bipin Karma拜姜皓文為師。



◆葉正恒導演